生机勃勃敕勒川

李显坤

黄昏时分,出了呼和浩特机场,但见一线青山横亘在夕阳的辉映和草原的衬托下显得连绵而雄伟。心道这应该就是大青山了。大青山属阴山中段,我心中不由默念道: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阴山啊,我来了!

在我的意识里,打会背古诗起,阴山便读之不尽。

阴山是部历史长卷,记录下了烽火边地早已远去的鼓角争鸣;阴山是件岁月长轴,铺展开了厚重历史磨砺留下的别样景致。

车行开阔地时,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来自天山脚下,心中自有一幅草原景象,一时情景交融,只觉有色有形,有静有动,此时内心一念而闪,敕勒川在哪里?

三天后,至呼和浩特市那个名声极大的江南园林"网红村"恼包村,与我同姓、祖上同在山东的村党总支书记告诉我,呼和浩特的土默特左旗这部分就是敕勒川,还笑着道:"刚才来的时候,你还路过了呢!"

我不禁哑然失笑,来时路过的有青城后花园之称的呼和塔拉草原,似有另一块未看清楚的牌子。哦,原来这片草原,也称敕勒川草原啊。虽然有万亩之大,但也只能是真正意义上敕勒川大草原的一角。

惊讶之时,不由就脱口而诵《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一直都认为,这首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的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乐府民歌,是由鲜卑语转译而来。不过,这种传神译笔,莫非得乎于天?

也难怪,通常所获得的地理知识中,大概念的敕勒川西起甘肃,东至内蒙古呼和浩特。小的概念中,内蒙古阴山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大黑河流域和包头昆都仑河流域亦即敕勒川。黄河之水几百万年的滚滚流淌和冲击泛滥,在阴山南麓淤积泥沙形成了广袤的东西绵亘几百公里的河套冲积平原。现在的河套平原,也便是古时的敕勒川。

尽管真实的敕勒川草原风光有别于《敕勒歌》所描摹的唯美,其实敕勒川博大宁静唯美的遗留我已有所领略。

蒙古语中的"青色的草原"之意,很能概括敕勒川草原的基本特征,然而受到自然和人为等因素的影响,这里一度被破坏得满目疮痍。

狄金森有诗:"去造一个草原,需要一株三叶草和一只蜜蜂,一株三叶草和一只蜜蜂,还有梦。"我们参观了以种业科技、生态修复等为主营业务的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集团二十余年以"小草扎根"的力量,推广"种质资源",应用"生态数据",驯化乡土植物修复生态系统,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尽管三叶草和蜜蜂不可或缺,但对于这片大草原恢复梦的实现,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十年前,呼和浩特市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启了包括敕勒川草原修复在内的大青山南坡生态治理工程。模拟天然草原进行了人工干预下的自然修复,还有一种修复,采用的是天然草地改良与人工草地建植相结合的技术路线。目前,敕勒川草原生态环境基本恢复,草原植物也恢复到五十余种。

在呼和浩特数天,一旦问起如何选择最近、最美的草原时,得到的答复相当一致,那一定是去敕勒川草原。浩瀚无际的大草原人人向往,身临其境一睹其风采,感受草原的生机与活力,这或许是人们凡尘劳碌后一个休闲放松的心灵牧场。

我们踏入的,是已修复开放的敕勒川草原。之所以用了"踏"字,是这里恢复后的草原,并不禁止人们在上面行走。只感觉这草,可与新疆那拉提草原的有一拼,都是疯长着的。这里在野马图村南侧,规划占地逾两万亩。谈及此处的建筑,当地人如数家珍地告诉你的,总不离少数民族运动中心、中蒙博览会会址、太阳广场等。近前所观,果然不同寻常,已是呼和浩特周边集观光、休闲、马术、会议庆典于一体的自然生态草原旅游景区。

在草原上,凡有人聚集处,犹如宋时"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随处都能听到席慕蓉作词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虽演唱者不一,却有着共同点,一曲高亢,乡愁无限。

不由闻曲而遐想。如果说敕勒川草原是北国静如处子的娇女眉黛,那么,横亘在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山脉特别是中段的大青山,则以冷峻巍峨的雄姿守望着这片温柔的土地,使得这里的自然环境郁郁葱葱,水草丰美。不仅是敕勒川草原,阴山本来就有着父亲般的担当。我刻意看了内蒙古中部包括阴山在内的大区域地图,倒也印证了自己的想象。大青山南坡的断层崖高陡峭,巨大的落差,让大青山与土默特平原截然分开,显示出阴山中山地貌的巍峨和敕勒川与河套平原的旷远。

敕勒川当然也是阴山与黄河镶框里的美丽画卷。

于是,黄河母亲也在阴山南侧的脚下,画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几"字形俊美图画,更用甘甜的乳汁滋养了河套平原乃至敕勒川这片肥美的沃土,农耕文明、河套文明、游牧文明,也在中华民族于阴山地区的繁衍生息和碰撞交融中,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历史与丰功。

言及草原湖泊,青城人首推敕勒川中的哈素海这一"塞外西湖",虽属大黑河水系的外流,却是这片土地与画卷的魂灵。

未来内蒙古前,对内蒙古各地也曾多做"卧游",哈素海心仪已久。

哈素海事实上是黄河变迁而遗留的牛轭湖。看着哈素海,我眼前似乎看到了这样的一幅景象,黄河扭头毅然南去时,"洒泪而留"了一个遗子,而哈素海却毫无抱怨,静静地躺在土默特左旗境内的敕勒川草原上,看着黄河远上白云间。

哈素海湖面阔大,水幽而深,静如处子。我们此来,时在夏末,浩荡湖面,芦荡风高,清气连接着远天,一望无际。芦苇荡内繁衍生活着的鸟群,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点动静,就凌空飞起,盘旋湖面,引吭高歌,颇为隆重地欢迎着我们这些远方来客。微风徐徐掠过,惬意涌上心头。清幽的湖底,丛生的水草如恣意逍遥的幽兰,有着恬淡的微笑,稚童的雅趣,让嬉戏着的鱼儿恣意欢谑,更让一些高原的精灵享尽了塞外自然与美好的自由和清音。一派天地和谐的共鸣,让阴山之下的莽莽草原奏出了造化醉心的和乐,使人不由在内心里研读起敕勒川岁月静好的滋味。

蓝天飘浮白云,遐想与云同游。一阵风起,翻云落雨。雨后阳光覆照,草原尽处水汽冉冉升起,不知不觉间,仿佛时间都慢下来了。千年的岁月,历史的波澜,就这样在意识里慢慢流过。

有人说,夏秋是草原最美的季节,花草五彩缤纷,虽是不久将会万物萧瑟,而当下依然草未黄,花未尽,并未缺少什么,一派生机勃勃,一切都是恰好。

《曙光》纪行 二

延河水是黄河流

杨仲达

沽上丛话

我第一次到延安的时候是秋天,秋光里的黄土高原,正在令人沉醉的时候。宝塔山上的宝塔,白日里直刺苍穹,而入夜时分,一场灯光秀,让它周身发出万道金光,把整个城市的夜色都覆盖了。

我第二次到延安的时候是在夏天,故地重游,是因为纪录片《曙光》的拍摄。

年轻时读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不知为什么会对河流寄予那样的深情,后来渐渐明白水和大地同样重要,把河流比作母亲,是她滋养了一方土地。

我重来的时候,延河水依然流淌不息,翻滚而去,滔滔不绝,不舍昼夜。延河水和黄河水同样是黄色的,那时我才知道不只黄河的水是黄色的,延河是黄河的支流,故而颜色相同。所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才这样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歌属于部队歌曲,我年轻时在行伍之中,曾经在队列里、在会场上,与战友们一起唱它,这首低沉抒情的歌曲,又不失激昂,旋律是令人难忘的。然而当时习焉不察,从未想过,在延安的抗大,为什么说是黄河之滨而不是延河之滨。到了延安之后,我才有如此思考,这就是行路和读书应须并重的道理。

正是延河的水,激发孕育了光未然、冼星海合作的一部民族史诗般的组歌《黄河大合唱》。延安曾经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其实也是文化的中心,它传递着一个民族的声音,所以,延河的水,能够奏出了黄河的乐章。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每当我想起这组歌曲,周身就充满了激越的力量,保卫黄河,保卫家乡,也正是保卫全中国,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唱延河的歌曲当然也有,"巍巍井冈山高,滚滚延河水长……""延河流水光闪闪,战士饮马走河边……"这两首歌一首深情,一首欢快。自从我去过延安以后,再听起它们的时候,就觉得那延河又流淌而来,其声就在耳畔,哗哗作响。

延安令人神往,她也是我多年以来的想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里是青年们的圣地,我所崇敬的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在延安,像孙犁、丁玲、萧军、郭小川等,不可胜数。延安的鲁艺和后来我所就读的军艺,它们都是部队的艺术学校,也有沿袭的关联。我对延安知道的并不算少,此前都是读书所得,并未想过这里的具体样子,这里对我一直是神秘的,虽然后来来过一次,却依然神秘。

当然不仅是文艺的,延安创造了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里的风流人物和英雄往事,让我产生顶礼膜拜之情。我两度来此,大开眼界,据说延安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城"的美誉。我来之后知此言不虚,我们在延安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故迹仍然没有走完。

《曙光》纪录片之中,我们只在刘少奇这一集涉及延安,展现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集的寻访人、天津市委党校的张新华老师曾经在延安培训,她在刘少奇杨家岭的旧居现场教学,讲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精神。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38年,彼时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他赴任河南竹沟筹建中原局的途中,在河南省渑池县写作提纲。此后,在1939年7月的延安,他分两次给延安马列学院学员演讲,致使此书愈加成熟。再后,应《解放》周刊的邀请,他把演讲稿整理成文章,在当年分三次发表。至同年11月7日,四万字的该书于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它的正式发表和正式出版都是在延安。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先后有多个驻地,杨家岭是其中时间较长的一个,也正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发表和出版的时期。杨家岭有两处重要会议的会址,分别是中共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址,当然这里还有中央领导同志当年的住所,在山坡上不同位置的窑洞。我们瞻仰了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故居,在那简陋得如同普通农家小院的"官邸",他们考虑的是党性修养的问题,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坐镇陕北而最终夺取天下,由此可见。

刘少奇因为工作需要,曾经几度出入延安。其中还和天津有过一段渊源。1935年底,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转年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从陕北动身,于当年春天抵津,落脚在今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的一家裁缝铺的楼上,领导北方局的工作。为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刘少奇做了大量的工作,撰写了很多文章。

我的二度寻访,也可算是"回延安",那一次我还带回一种荞麦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喝那种茶,怀念延安,期待着再度到那里净化心灵,印证初心。我曾经作诗纪行:"宝塔金光射斗牛,延河水是黄河流。滔滔滚滚听合唱,圣地强音最上游。"

勾勒天津通俗文学脉络

——倪斯霆《老天津的文坛往事》序

闫立飞

以发掘天津文坛"旧人旧事旧小说""旧文旧史旧版本"和"旧报旧刊旧连载"闻名通俗文学研究界的倪斯霆先生,又推出《老天津的文坛往事》。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本书同样志在钩沉和打捞老天津文坛的逸闻轶事,讲述老天津的文坛故事,是作者继续在"旧"的轨道上奋力前行的新成果。

倪斯霆钩沉考证天津民国通俗小说的功力,在"三旧"(即《旧人旧事旧小说》《旧文旧史旧版本》《旧报旧刊旧连载》)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张铁荣教授指出:倪斯霆的著作不仅题目吸引人,而且内容丰富,这就是史料知识和论述技巧的力量,没有大量的史料积累,没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没有几十年的研究功力是写不出这等文章来的。倪斯霆不但广蒐资料,还访问了戴愚庵的哲嗣戴冠津、长孙戴更生,得到他们先辈不少资料及硕果仅存的一帧照片,倪斯霆即根据这些零散资料,勾画出戴愚庵的生平简史。倪斯霆的钩沉考证,在"重写文学史"的意义上勾勒了天津通俗文学的脉络,补充和恢复了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视和遮蔽的北派通俗文学的基本面目,以及天津城市曾经拥有的文学地理学的作用。

在《老天津的文坛往事》中,倪斯霆不仅延续了"三旧"的主题,而且突出了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老天津文坛的各色文人及故事和文人笔下老天津这两个方面。倪斯霆是一个很好的讲故事者,他明白自己面对的受众及其心理需求,懂得调整自己讲故事的节奏和叙事策略,因此在《往事》中又展示了新的特征。如果说"三旧"志在揭掉遮蔽北派通俗文学的盖子,带有揭秘和去蔽的性质和意图的话,那么《往事》则类似茶余饭后的"闲话",具有很强的知识启迪和文化消闲功能。如在《成为鲁迅"模特"的王小隐》中,作者讲述鲁迅创作名篇《立论》,乃是观王小隐所感:1924年暑假,陕西督军刘振华邀请北京部分名教授及名记者到西北大学讲学。鲁迅因没去过西北,遂欣然应邀。同去者尚有清华大学人类学家李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学家王桐龄和古文字学家胡小石、《晨报》记者孙伏园及《京报》记者王小隐等。"据鲁迅先生回来时形容,王小隐那次是穿的双梁鞋——即鞋前面有两条鼻梁。当时北京官场中人及遗老多穿此种鞋。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便是哈哈哈。无论你讲的是好或坏,美或丑,王君是绝不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总是哈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先生当时说: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于是写了那篇《立论》。"王小隐享寿仅51年,除去早年求学及在北京初涉新闻业并短暂任职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教授,生命后10年到山东任军政职务外,其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与新闻生涯均在天津度过。1926年,"五四"时期英人辛博森在北京创办的《东方时报》于天津复刊,主其事者为奉系杨宇霆。报纸分英文版与中文版,而中文版的总编辑便是由北京特约到津的王小隐。此时他仍是一副名士派儿,仍是不改"哈哈哈"的本色。《命名"四大名旦"推出文坛两巨子的沙大风》中讲述沙大风的命名"四大名旦"和推出刘云若、还珠楼主两位作家的功业:民国时期的文坛艺林,名家辈出,星光灿烂。其中,刘云若、还珠楼主可谓"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大宗师;而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及"冬皇"孟小冬,更可称菊坛之翘楚。如今,此等定论被分别写入文学艺术史中,已是大众所熟知。然而众人不知者,则为在他们辉煌的背后,是有一个至今几乎被世人遗忘的推手存在着。正是他,自出机杼地命名了"四大名旦"与"冬皇";还是他,慧眼冒险地挖掘推出了刘云若与还珠楼主。此人便是民国年间活跃在津沽文坛艺林及报界的沙大风。《还珠楼主写作之余擅厨艺》讲述武侠小说"大宗师"还珠楼主与"四川人"在天津媒体上就川菜"回锅肉"的作料问题开打笔仗:"按回锅肉制时,倒需加菜码少许拌炒,或韭或蒜均可,既不限定是韭,亦不限定是蒜,视其人之嗜好,与当时之有无为定。曾于川友家中尝此菜者,不止百回,除有一两次系用蒜薹(非青蒜)拌炒外,余用青韭与黄韭,并无一次有人用青蒜拌炒者。用蒜只能提味,不如用韭之清香脆嫩。而南人多不喜食蒜,韭则南北方人,多喜食之,为求普遍计,故直书用韭,并无损于川菜价值,'四川人'君以为如何?珠频年流转,皆尝各省异味,间谙制法,有时亦以己意创作。"

作者讲故事人的身份,决定了《往事》更多以"故事"取胜,是一本面向普通大众的、可读性强的、带有普及性特点的文学与文化读物。

(倪斯霆著《老天津的文坛往事》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秋山秀色(中国画) 郑二岭

满庭芳 第五〇七九期

38 衣着看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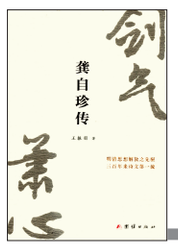
天生是配角 律师文化纵横谈 杨仲凯 作家出版社

人的气质有个性,也会有行业性,从一个人的衣着谈吐来判断他从事的职业,不一定都准,但是有规律可遵循。曾经有专门的一段相声作品《杠刀子》对此有非常细微和准确的关注。律师们还是穿西装的相对比较多。西装几乎是很多行业人穿衣的标配,西装看起来也千篇一律,可以满足人们对整齐划一的要求,同时西装又有不同的款式和颜色搭配,也可以说是有千变万化。律师们穿西装,好像显得很帅。有律师事务所给律师做西装工装,大多数律师穿西装还是比较个性化的。有的律师穿很潮的西装款式,有的中规中矩,有的律师喜欢打各样领带,有的律师不打领带,反倒是能凸显出雪亮的衬衫。腹有诗书气自华,有的人穿什么都好看,有的人把名贵的西装能穿出皱巴巴的工作服的味道。

也有的律师喜欢穿那种商务休闲装,也显得很有专业人士的样子。也有的人穿得非常随便,甚至邋遢,也有人穿中式服装。如果都一样了,就没有创造性了。但是场合和穿衣服应该匹配,穿着大裤衩和破背心去开庭,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法院当然可以持不欢迎态度,可是那时候法庭条件也差,审判员就是在办公室里开庭,看起来既不专业,也不庄重,对律师的出庭衣着也就不容易作出要求。所以看来有较好的法庭条件不仅是程序正义的必要前提,同时也能让人自觉地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和衣着,律师的管理部门也开始对律师出庭的着装提出具体要求。那怎么样传递出行业共同特征呢?律师就是律师,其实也很难掩盖律师的气质。比如,在外在方面,律师普遍拿的那个大公文包,和普通当事人就不一样,在内在方面,律师总是不自觉地说法律术语,就算有的律师说得不太对,也要承认他说的是法律术语。在法院这样的特定地方,律师一看就与众不同,就算在其他不特定的任何场合,律师气质也比较容易察觉。

说起律师的衣服,就不能不说律师袍。在这一点上,律师和法官一样,有制式服装,律师和法官的特定服装,是在特定程序和场合下才穿的,这个和公安铁路军人等较纯粹的"穿制服"的人还不完全一样,尽管这些人也当然可以有穿便装的时候,但是律师和法官的袍子不在开庭的特定时间是不穿的。为什么要穿上袍子,甚至还要戴上假发(英美法系国家如此),其实就是法律的仪式化和神圣化,通过程序性的特定穿着,彰显个体内心对法律的尊崇和法律本身的威严。哪怕不穿袍子,一丝不苟地穿上自己认为得体的衣服,这就可以了。法律人身份以外,律师还是专业人士,总要有那么一点精神,不管是大国工匠还是法律达人,人总要有精神。

70 夏璜推荐王芑孙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团结出版社

龚自珍接口说道:"如今早已不是和珅当政的时候了呀!"夏璜道:"哪个当政还不都是一样?自从实行捐纳以后,杂途人员愈来愈多。如果你的上司是个胸无点墨的捐班老爷,还不该你倒霉?我们那位老公祖,自己一部四书没有读完,偏偏喜欢自比宋朝名相赵普,自诩'半部论语治天下'。平时考核属下,只问出身,不论政绩。即使延宾待客,也视出身不同而礼遇各异。若有人投刺,手本上若标明两榜出身,必遭冷遇;若是捐班出身,则开中门隆礼相待。五年考绩,卓异的必是捐班;以下,贡生优于举人,举人优于进士。像我这样的人自然就更难得到他的垂青了。"夏璜说罢,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荒唐!"龚自珍愤愤地说。夏璜又道:"捐纳一途,原是朝廷为解决度支困难的权宜之计,不想竟成为定例。此例一开,官场贪贿之风愈演愈烈,朝廷屡禁不止。花钱捐官,捐了官再变本加厉地搜刮,刮来银子再图升迁,升迁之后再大把捞钱。如此下去,贪风何能不炽?何况天下郡县府道本是一定的,州牧县令的名额当然也是有限的。三年一试,科第出身的已是僧多粥少,如今又加上捐纳、军功、门荫各途,真是人满为患,一缺往往就有十人、数十人候补。实不相瞒老弟,即以令尊大人这把椅子,觊觎者何止百人?为了补到实缺、肥缺,哪个不走门子、花银子?这风气焉能不坏?我辈书生不谙此道,也羞于效颦,哪里会有升迁的机会?"龚自珍虽然出身官宦人家,但未入仕途,对官场龌龊知之有限;再加上父亲仕途顺遂,其中的辛酸苦涩从未品尝。夏璜深知其中滋味,一席话说得自珍心头沉甸甸的。他既为朋友不平,又觉得朋友太颓唐。他劝励老朋友要振作精神,保持书生本色,不和"俗吏"同流合污,敢于和颓风抗争。

龚自珍援笔写了一篇《送夏进士序》,篇末这样写道:"新妇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与。予识进士十年,既庆其禄之及于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笃,行且一前而一却也。于其行,恭述圣训,以附古者朋友赠行之义。"

夏璜临别,向龚自珍推荐了当时颇负盛名的苏州学者王芑孙,劝自珍有机会前去拜访。这王芑孙,号惕甫,又号铁夫,别号楞伽山人。乾隆举人,曾经短时间当过华亭的教谕。他性情耿直、简傲,长期闭门读书、著述,清贫自守,不喜结交权贵。

这年十月,自珍带上自己的诗文,专程去苏州拜访王芑孙这位性情怪僻的老学者。

25 不打不相识

警卫 晓重 著 作家出版社

郭玉昕没想到对方竟带他来到离自己店铺不远的一个门脸房。此房不大,再加上里面摆放的东西也不规整,显得很局促,以至于跟过来的几个人只能站在门外。对方自我介绍说:"我叫韩胜喜,刚才在跤场上摔不过你,看你这个架势也是个文武带打的能人,所以请你来我这儿帮忙看样东西。你断准了,我就彻底认输,可是你要断不准,咱俩就只能算打个平手。"郭玉昕说:"虽然我不是鉴赏专家,但也能看个大概其,你拿过来我瞅瞅。"韩胜喜转身从桌上端过来个锃亮的木匣子,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个木版说:"您给掌掌眼。"郭玉昕拿在手里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是柳青镇传统套印年画的木版,他仔细观察着木版的木质和刀工,在心里暗暗地估摸出此物的年代,但为了保险还是问了一句道:"你之前没找专家鉴定过吗?"韩胜喜回答说:"我鉴定过了,但我不放心专家的眼神儿,这条街上都知道你是木器和字画行家,所以我才找你帮着断断。"郭玉昕伸手打断他的话说:"你别捧我,但我的确想猜猜专家怎么跟你说的,他们是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是清代的?最早也应该是康熙年间的,是这样吗?"话音未落,韩胜喜就挑起大拇指:"您真是高眼啊!和专家说的一点儿不差,我服,算我输到家了!"郭玉昕说:"你不是不相信专家吗,其实我也不相信他们的眼力。因为我看着这个东西像明朝的,具体哪个年代说不好,但不会低于明神宗万历年间。"

韩胜喜做梦也没想到,手里的木质套版比专家鉴定的年份要早出一百多年,急忙上下左右仔细打量,郭玉昕也帮着他查资料印证,两人早就忘记了刚才跤场的约定。直到门外看热闹的人散去,天已经降下黑幕才猛然想起,他们该吃饭了。于是,韩胜喜请客,两人边喝边聊直到深夜。打这以后,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韩胜喜店铺里没事时,就走到郭玉昕的店里来喝茶,郭玉昕闲得难受时,也溜达到韩胜喜的店里转转。时间一长,知道了跤场上的事情,当时韩胜喜围着看热闹,听不惯"大力丸"的徒弟们吹牛,没按捺住性子才上场掼跤。而郭玉昕也知道了柳青镇自古就有习武健身传统,对韩胜喜会摔跤一点儿不惊讶,只是对他这一身的力气特别羡慕。有天两人喝得微醺时比赛掰手腕,郭玉昕竟然一局没赢,老话重提韩胜喜力量的源泉来自何处?韩胜喜的眼里掠过丝丝伤感:"你们是在城里舒服惯了,要是从小也像我到处给人家打工,什么下死力气的活儿都干,也就能练出来了。"这个回答让郭玉昕觉得入情入理,而且很有沧桑感。